

## 自序

二十世紀蘇俄偉大的作家巴斯特納克(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, 1890—1960), 在《齊瓦哥醫生》這部小說裡曾說, 每一個人都經歷過兩次革命: 他自己獨有的一次, 以及人人共有的一次。巴斯特納克經歷近代俄國史上那個炮聲隆隆, 火花閃爍的革命年代, 他這句話固然是針對他的時代, 以及那個時代裡苦難的人民而說的, 但是, 這句話卻完全可以用來形容戰後 40 多年來, 生活在臺灣這個島嶼上的人民, 所經歷的歷史軌跡。《農復會與臺灣經驗 (1949—1979)》這部書的撰寫, 就是為了記錄這 40 年來我們在臺灣所經驗的, 從農業社會到工商社會轉變的這一場「沒有炮聲的革命」; 也為了紀念這 40 多年來, 我在這股歷史洪流中所經歷的自己所獨有的另一場「革命」。

在光復以後 40 多年的「臺灣經驗」中, 在歷史上最具有意義的經驗之一, 就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巨變: 從以農業活動為主的結構, 向以工商活動為主的結構的轉變。這場在戰後臺灣「人人共有的一次革命」, 肇始於 1950 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。土地改革的完成, 創造了一個安定和樂的農村, 為所謂「臺灣奇蹟」奠下了紮實的基礎。逮乎 60 年代中期以降, 農工部門間的不平衡日益明顯, 農業的危機日趨嚴重, 農村人口持續外移, 工業快速發展, 臺灣在戰後 30 年左右的時間裡完成了脫胎換骨的結構性變遷。這場無聲的大革命, 是中國人悠久的歷史上第一次的經驗。這段經驗的許多方面, 如土地改革、農會改組、品種改良、水利工程建設、提倡節育……等, 都與農復會的設計與推動, 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。對

農復會 30 年歷史的探討，是思考這一段「人人所共有的」無聲的革命的一個起點。這是我寫這部書的第一個動機。

戰後臺灣這場沒有砲聲的革命，起於光復初期的土地改革。1949 年桑海巨變，國民政府倉惶辭廟。臺島初停，隨即展開土地改革，在當時「政權所有者」與「土地所有者」不重疊以及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之下，土地改革竟能如順水行舟，了無阻礙，大概只有太史公司馬遷（145-86 B. C.）在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裡所謂「世異變，成功大」者庶幾近之。土地改革之後，在農民的勤勞和農復會的推動之下，臺灣農業快速發展，帶動了 1960 年代中期以後的工業「起飛」。但是，時至今日，在經濟自由化的大架構下，開放農地自由買賣，廢除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〉及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〉的呼聲，甚囂塵上，實際行動也已蓄勢待發。戰後 40 年來，臺灣已經走完了這一段歷史過程。在悠悠無盡的歷史夕陽道上，不斷車輪，輾過前車跡痕，留供史家憑弔。是的，人間正道是滄桑！然而，就在這個歷史扉頁翻動的時刻裡，中國大陸開始走向以「農業現代化」為第一要務的「四個現代化」。在大陸所面對的漫漫長路上，「臺灣經驗」具有高度的參考價值，太史公說：「近己而俗變相類，議卑而易行」（《史記·六國年表》），海峽兩岸，同文同種，中國大陸未來經濟的改革與社會的重組，當可從戰後臺灣這場「無聲的革命」中獲得深刻的啓示。

在這場「人人所共有的革命」裡，40 年來生活在臺灣的每個人各自經驗到不同的心路歷程。農工推移，城鄉拉鋸，少者奔而之四方，老者守其田疇，都是這段歷程中的重要景象。作為一個戰後第一代的農村子弟，我在這一段歷史巨變中，有一種「寒天飲冰水，點滴在心頭」的親身體驗。小時候所生活的南部農村，承土地改革的餘澤，農民勤勉奮發，努力生產；農村則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木葱蘢而可悅；務農雖然艱辛，

「汗滴禾下土，粒粒皆辛苦」，但是生活卻充實而溫潤。銜泥雙燕，課蜜黃蜂，綠色稻田中點綴幾隻鷺鷥，在暮靄低垂之中農人趕牛而歸，……這都是我幼年時期所熟悉的景象。

但是，隨著臺灣經濟的「現代化」，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變化，臺灣農業與農村的面貌也為之丕變。昔日農業生產之繁榮興盛，今日一變而為追求零成長；昔日農村文化之溫潤和樂，今日一變而為斷井頽垣；昔日農村青年之樸實重義，今日已一變而為逐利貪婪，「何昔日之芳草兮，直今為此蕭艾也？」探索我個人所親證親聞的這一段歷史變遷，是我寫這本書的另一個動機。

晚近學界關於戰後「臺灣經驗」的研究論著如雨後春筍，方興未艾。其中雖不乏文理密察，實事求是者；然更多的是資料尚未齊備，就急於疏通知遠，雅好玄談者。尤其近年來若干英文論著，多以西方社會科學現成理論加諸「臺灣經驗」之上，其本意或在於理事並觀，兩全其美，然末流所至，或不免削足適履，刻舟求劍。論述雖多，然其理論之內涵未必更見豐盛，而「臺灣經驗」則早已因淪為歐美諸大師之競技場，而血肉模糊，不可辨識矣。

懷於這種研究現狀，這部書的寫作信守「寧拙毋巧」的古訓，儘量爬梳史料，疏通史實，不好高以蹈空，寧即事以言理，希望在敘事過程之中，使農復會與戰後臺灣農村的歷史圖像豁然彰顯。

這部書蒐集史料的時間甚長，所運用的文獻資料多為過去多年讀書時隨手摘錄；口述史料則為近兩年（1988－1990）陸續訪問農復會諸先生所整理而成（我已另編成《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史料彙編》，以備並世之治農史者參考）。這部書的寫作肇始於1990年暮春政局動盪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之際，初稿則殺青於同年中秋物價騰貴經濟衰退之日。「已涼天氣未寒時」，這是現階段臺灣農業的寫照。在半年有餘的寫作過程中，

我從史料中所看到的不僅是農復會的工作計劃、統計數字或公文報表而已；在字裡行間我也依稀看到我童年時代所見證的臺灣農村的餘影。這部書的完成，使我再經歷一次「臺灣經驗」的軌跡，也作了一次精神上的返鄉之旅。

本書從蒐集史料到寫作完成，我得到許多農業界前輩和朋友的支持。蔣彥士先生、謝森中先生和傅安明先生的協助，對我的研究工作助益極大，加深了我對農復會歷史的瞭解。張憲秋先生針對我提出的口述歷史詢問問題，撰成長文作答，更爲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最翔實可靠的第一手史料。余玉賢先生慨允我在本書中選用若干農復會時代的檔案照片。他們的情誼使我衷心感念。此外，李登輝、李國鼎、馬保之、楊繼曾、邱茂英、陳人龍、歐世璜、王友釗、朱海帆、李崇道、畢林士(Bruce H. Billings)、張訓舜等諸位先生接受我的訪問，他們的口述歷史記錄，彌補了文獻資料的不足。徐元智先生紀念基金會在我蒐集史料期間，提供資助，使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，張秀霞小姐協助整理資料及書稿打字，備極辛勞，均此敬致謝意。當然，這部書在資料運用上的局限以及論點的偏頗，仍是要由我自己承擔責任的，尙祈海內外博雅君子，不吝教正。

黃 俊 傑

序於臺北市

1990年10月15日